



【浮世绘】

萤火虫照亮的人生

□李晓

常有中年朋友对我抱怨人生的沉重。他们说，自己上有老下有小，到了中年，身体的一些器官也出现问题了，人的一辈子，还没好好过上几年，就开始迎来沉沉暮色，许多人生中的美好事物，感觉还没有真正享受呢。一个朋友还对我感叹说，人来到世间时哇哇大哭，离开世间时也是哭着告别，可见人生的底色是悲伤的。

每逢这时，我常常把国学大师启功、大学者王世襄的人生活法讲给他们听。这不是灌心灵鸡汤，因为人生确实可以做到那样举重若轻的逍遥。

启功活了93岁，他一生无儿无女，早在生前，他就把卖字画和稿费所得的2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执教的北京师范大学，自己却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。

启功老人去世以后，留下了满满一柜子遗物，大家以为留下的是一些珍贵的字画文物古董。等柜子一打开，人们傻眼了，那是一柜子儿童玩具。原来，老人生前最喜欢的事，就是玩儿儿童玩具。与玩具在一起的日子，启功老人的一颗童心永远跳动着。老人说：“哎，人生其实没那么复杂，就是找乐子啊。”老人一生饱经风霜，把穿越了关山万重的人生归结为找乐子。

京城大玩家王世襄先生活了95岁，中央电视台在他去世当天的深夜播出新闻，标题就是《那个最会玩的人去了》。王世襄的身份是文物专家、收藏家、大学者，可老人并不在乎这些成就，他称自己为专业玩家。

王世襄当年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，便有臂上架着大鹰、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，课堂上常传来一阵阵蝈蝈声。后来，王世襄在收藏、鉴定等方面赢得盛名，却依然我行我素，玩要着自己的生活：“秋斗蟋蟀，冬怀鸣虫……挈狗捉獾，皆乐此不疲。而养鸽放飞，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……”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，奇形怪状，粗略算来，便有蟋蟀、鸽子、大鹰、獾狗、擗跤、烹饪、火绘、漆器、竹刻、明代家具等，直玩得人生云山雾海，不亦乐乎。有一天秋阳高照，庭院中有簌簌落叶，90岁高龄的王世襄老人玩着蟋蟀，笑呵呵地总结自己玩耍的一生：玩即学，学亦玩。这是何其返璞归真的大境界！老人还说：“我活下去，就是整天琢磨着怎样玩好，玩开心，不虚度，找快活的事儿做。”

我的朋友老付40多岁了，是一位建筑师。他40岁以前，在朋友圈的娱乐社交江湖上蝴蝶一样穿梭。40岁以后，他的整个活法都变了，躲进小楼成一统。一个夏夜，我去他的府上拜访，顺便讨一杯茶喝，进屋却看见他竟对着夜空中一闪一闪的萤火虫喃喃自语，目光里是无限爱怜。

老付告诉我，他如今最快乐的两件事，一是陪奶声奶气的女儿玩，二是去郊外跟踪萤火虫。和女儿在一起的时光，他感到生命可以永恒了。他把生命的密码埋在了女儿体内，生命就像河流一样流淌下去。而跟踪一只夜色中一闪一闪的萤火虫，那种幸福的奇妙感觉简直无法言传。老付还对我讲起了他的新活法——他想养萤火虫。

我大惊，说：“城里人几乎都不看月光了，你还有如此闲心？”老付大笑，他吟起了一首有关萤火虫的诗：“映水光难定，凌虚体自轻。夜风吹不灭，秋露洗还明。”老付说，这些萤火虫的光芒，能把自己的内心照亮就行了。它带来的好处是，灵魂和肉体会变得轻盈起来，仿佛可以飞。

生活，就是要找乐子，活下去，活精彩。一个人，就像萤火虫一样，不一定做灯塔，在人生发出自己的光芒，还可以照亮一下别人，就已足够。

【在人间】

陪伴

□张淑清

父亲与母亲的沟通方式极其简单。早起后，父亲站在门槛外，冲着在灶前做饭的母亲安排开了：拾掇完家务，拿把镰刀下田割豆子，将昨个儿砍来的荆条放水里泡一会儿；那只病鸡你再给喂一片药；墙头上的花生你翻弄一遍；天冷了，找出塑料布把几扇窗户钉上……母亲不吱声，父亲转身去干别的了。父母一天到晚基本没有畅所欲言的时候，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深谙彼此，父亲一张嘴，母亲就明白他要什么。纵是如此，父亲的暴脾气依旧，动不动就骂母亲。头些年，母亲还和他争执几句，现在，父亲唱独角戏，敲不出母亲的一个高音符。

我问过母亲，为什么不同父亲吵了？母亲一边在簸箕里搓红小豆荚，一边说，吵了一辈子，生气的时候也想过离婚，可舍不得孩子，考虑过等儿女成家立业了再分道扬镳。结果，一年又一年，人也老了，白发苍苍，心也安静了。一生就这么一瞬间，打架也解决不了问题，还遭邻居笑话。你爸就那样，臭水坑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不和他一般见识。

年少时光，我见证了父亲和母亲的战争，计划过好好读书，考上大学，离开穷山沟，离开“烽火”不断的家。后来，还是嫁给了村庄，和另一半一起过着春耕秋收的日子。回娘家，父亲碎嘴子的秉性仍然未改，当着我们的面也指责母亲，但母亲忍着，事后默默流泪。我也在乡野生活，经济条件不太好，和公婆一个屋檐下，一口锅里过，能孝敬父母的就是攒些土鸡蛋，到商店给父亲打一壶米酒，或者叫母亲来我家住几天，省得整日看父亲的脸色，听他絮叨。母亲不来。我家五间房子，公婆住西头两间，我们住东头两间，厨房占一间，有点窄。母亲总是骑自行车来，每次来吃了晌午就走。父亲不会做饭，母亲怕他在家饿着。

2014年我们几个儿女都住进楼里后，父亲有了明显变化，本来已经快古稀之年了，又在村里人手里揽了一垧地说是种苞米。我和弟弟不希望他种太多地，一

是身体吃不消，二是山区沟沟坎坎的，一旦摔一跤磕坏了怎么办？父亲说，老胳膊老腿就像一部机器，不运动准生锈，趁着我和你妈能动弹，收点粮食，种点菜，养头猪，能帮你们省一笔钱呢！

每回我们归家返城时，父亲都默默去园子里摘来新鲜的蔬菜、水果，大包小裹装进车后备箱嘱咐我们带回去。我说菜市场什么都有，价格也不贵。父亲火了，气恼地说，一点土地也没有，什么都靠买！能省就省，年轻这会子多打打打打，别等着用钱时抓瞎了。

有一回，我没有提前告诉父母要回去，到了老家，远远望见老房子上空袅袅飘荡着洁白的炊烟。上午10点钟光景，做午饭的时间。闻着空气里稠稠的苞米粥、煎咸鱼的饭菜香，恨不得一下子坐在大炕上。我想给父母一个惊喜，蹑手蹑脚推开虚掩的门，却发现父亲蹲在那儿烧火，母亲正往锅帘上放洗好的红薯、南瓜，父亲见到我，居然不好意思地脸红了：嘿嘿，我给你妈打下手，你回来也不说一声……母亲的眼睛里闪烁着温暖的光芒：你爸啊，脾气绵了，也有耐心了，烧火、抱柴草、哄鸡撵鸭，他都抢着干……

母亲对父亲的表现如数家珍，不知为什么我眼含热泪，那些年父母走过的路，我们走过的青春，仿佛一场梦。也许，真正的爱情，正如父辈的粗茶淡饭，如一杯温热的白开水，喝起来不烫嘴，放下也不会迅速变凉。他们在尘世的烟火里相互偎依，一起看云卷云舒，花落花开，一起守着夕阳，安详地老去。

几次接父母来城里楼房小住，都是没几天就草草收场，他们不习惯城里的一切。什么时候父母成了我们的客人，那么谨小慎微，唯恐破坏了什么？送父母回老家时，我的心刀割般地疼痛。城里住不下，越来越苍老的父母在那片叫故乡的土地上，又缺少我们的照顾，唯一能做的就是：常回家看看，给父母最长情的陪伴。

【有所思】

我们总在河流边怀念

□王太生

春天的水边，景致旖旎。气象变化莫测，水质清澈见底。

一条大河的清明，是在河上和它四边的风景里开始的。天气日渐开朗，春和景明，河水呈天青色，哗哗流淌，在天光云影中氤氲开来。

春天的水边，一只大鸟在大河的上空飞翔，发出激越的轰鸣，它俯瞰人世，背负青天。这是中国北方的一条河，河床不算宽阔，但水量丰富，河上舟楫往来，两岸商铺林立。我睁大眼睛，看宋朝的这条河流。清明时节，人们踏青赏春，这样的光影景致，正是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一条河和一座城，在东方鱼肚白中醒来。醒来的河，在天光云影之中扩散着涟漪。流水播送水香，直逼柳岸，人渺如蚁，洒落在河的两岸街衢。有豆花和胡辣汤的气息，让人鼻翼颤动，禁不住打了两个喷嚏。少年春衫薄，四处走动，真的如《东京梦华录》里所说，“四野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，或园圃之间，罗列杯盘，互相劝酬。都城之歌儿舞女，遍满园亭。抵暮而归，各携枣糊、炊饼、黄胖、掉刀、名花、异果、山亭、戏具、鸭卵、鸡雏，谓之门外土仪。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，四垂遮映。自此三日，皆出城上坟。”手搭凉棚，远远地望去，见一支上坟扫墓踏青春游的队伍正缓缓归来。

这也是小人物的上河，那些穿布衣，推车、挑担、撑船的小人物游走在河的两旁。我恍若看见朋友陈老大头戴羊肚巾牵着一队骆驼，他回过头去，用手势招呼他老婆：到前面，找个地方歇息一会儿；鲁胖子躲在一家小馆子里正鼓着嘴吃包子，几只水煎包让他很眷顾中原的面食味道；张大个子是一名水手，他坐在船头吹风，岸上有个汴河妹子冲他回眸一笑，然后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弄得他独自喝小酒，惆怅半日。

北方的河流，风清气正；而南方的河流，梨花如雪。

南方也有一条大河，在江南温柔的风景里。扫墓踏青，人们倦了、累了，会寻一条船，蹀躞脚上的春泥，坐在船上品几道小菜。《扬州画舫录》里说，清明前后，主人带家厨出绿杨城廓踏青，瘦西湖上，“画舫在前，酒船在后，槽篙相应，放乎中流。传餐有声，炊烟渐

上……谓之行庖。”

叶圣陶回苏州上坟时，对船上的小菜甚是欢喜：“船家做的菜是菜馆比不上的，特称‘船菜’。正式的船菜花样繁多，菜以外还有种种点心，一顿吃不完。非正式地做几样也还是精，船家训练有素，出手总不脱船菜的风格。”说白了，是小锅土灶，船家只准备一桌，食材货真价实，绝对新鲜。做菜的汤，恐怕还是直接取河中心的活水，舀入锅中。

苏州多水，这些都是水边的清明盛宴。在清明扫墓的人群中，走来《浮生六记》中的芸娘。这个聪慧的女人看到地上的乱石有苔藓纹理，斑驳好看，如获至宝，指着石头说：“以此叠盆山，较宣州白石为古致。”

绍兴也多水。山阴道旁，远山近水、小桥凉亭、田畴农舍，相映成画。我想在清明时节去走山阴道，此时荠菜已老，寂寞开花；远树梅子，半生半熟。古道寂静，曾经的车马喧早已化作一片远去的背影。站在山阴道上，隔着山石流泉，向林木深处的几座青冢遥遥作揖。

梨花风起正清明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我都格外怀念我的外婆。

我从小是被外婆带大的。那时候，外婆总对我说，要不是家里“失贼”，金戒指、金手镯还有好几副呢。外婆还在工厂上班时，有一天下班回家，发现大门敞着，锁被人撬了，家里“失贼”了，外婆说她手上也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。“后来，有了你，我就不上班了，回家带外孙喽。”外婆笑着对我说。

外婆过世后，葬在她侄女所在的乡下，一条大河边的高岸上。外公在世时曾带我去过一次，既是祭拜，也是为自己百年后选择墓地。他也看中了这块水草袅袅的高岸河坡。外祖父说，这地方好，面朝大河，斜对面是个三岔河湾，有船过来，摇橹的人在船上一仰一合，似在遥遥低头弯腰作揖。一俯一揖之间，船走远了。

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条大河。在我眼中，它长达数十公里，连通四周，水量充沛，有开阔的河床和陡坡，有舟来船往、两岸人烟鸡犬相闻的碧河道。

一条大河的边上，光阴如一湾碧绿春水，故人已去，我们总在河流边怀念。